

凤

一见倾心，
从此只愿见你朝与暮。

总攻大人

著

朝见你 与暮



别的地方或许不是非你不可，但在我心里，非你不可。



超人气作家总攻大人
全新甜宠力作

F I N D Y O U

雅痞毒舌的真“土豪”VS优雅高冷的芭蕾舞者
甜蜜升级，全程撒糖！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总攻大人
作品

觅 你 朝与暮

他 是 什 么 样 子， 爱 情 就 是 什 么 样 子。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觅你朝与暮 / 总攻大人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594-2661-1

I . ①觅… II . ①繁…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77060 号

书 名 觅你朝与暮

作 者 总攻大人

出版统筹 汪修荣 邹立勋

选题策划 罗婷 林碧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丽

文字编辑 林碧

责任监制 刘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95 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2661-1

定 价 36.8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 第一章 澄澈的夜 /001
第二章 你还能逃掉几次 /011
第三章 意外的收获 /021
第四章 以牙还牙 /31
第五章 挡箭牌 /042
第六章 我可以打搅你吗 /052
第七章 我笑了吗 /062
- ● ●
- 第八章 意外受伤 /072
第九章 她不会有事 /083
第十章 非你不可 /093
第十一章 你喜欢我 /104
第十二章 误会的开始 /114
第十三章 得意忘形 /124
第十四章 讨回公道 /135

C
O
N
T
E
N
T
S

目
录

- 第十五章 一个都不准离开 /147
第十六章 人终究是自私的 /157
第十七章 陌生短信 /168
第十八章 爱情真麻烦 /179
第十九章 不想失去他 /190
第二十章 擦肩而过 /201
第二十一章 我还是如此想你 /210
● ● ●
第二十二章 跳进黄河洗不清 /221
第二十三章 一切都搞砸了 /232
第二十四章 迟早要分开 /244
第二十五章 重要物品 /260
第二十六章 适合的时候 /272
第二十七章 肌肤之亲 /285
第二十八章 我爱你，你爱我 /297

C
O
N
T
E
N
T
S



“我做房地产，是为了让老百姓能在城里安个家，也给了所有漂泊的人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在我看来，这是泽被苍生的大善事，所以我把公司的名字命名为‘泽苍’。现在你们说我是吸血鬼，我是不能赞同的。”

江城市 CBD 最中央位置的一栋写字楼前，飘扬着一面面旗帜。

写字楼顶端的高层会议室里，记者和来讨说法的业主们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说话的男人。

他戴着一副无框眼镜，外表俊逸儒雅，一双狭长而富有魅力的丹凤眼里流露着淡然而运筹帷幄的光。说完，他嘴角微微勾起，脸上露出有些张扬又目空一切的微笑。

也是，能够当着这么多来兴师问罪的人的面说出这样“不要脸”的话，这人怎么可能不张扬。偏偏他这么说了，他们竟然想不出反驳的话，只能用难以置信的眼神注视着他。

“难道诸位买不起房，抑或是其他房地产公司哄抬房价，都成了我的错吗？”

他似乎还非常苦恼，脸不红心不跳地说着愈加激怒众人的话，说完之后还很无奈地叹了口气，歪着头，修长如玉的手指按了按额角，仿佛非常为难道：“不如这样，今天到场的各位，如果一定要讨个说法回去，我可以给你们打个九折，算是扶贫了，如何？”说完，还大言不惭道，“其实

很惭愧，我只是做了一点儿微小的工作，千万不必对我感恩戴德。”

太嚣张了。

太不要脸了。

连记者都看不下去了，挥舞着摄像机想让说话的男人忌惮一点。他好像还真的放在眼里了，微微侧目看向身边，一直守在这儿伺机而动的保安队长立刻领着人上前，训练有素地夺过记者手中的摄像机。

“记者朋友，有些东西可以录，有些东西是不能录的，比如当事人不同意拍摄的画面。您是文化人，比我更懂法律，相信侵权的后果，您比我更清楚吧。”

男人从椅子上慢慢地站了起来，一身深蓝色西装，设计着考究的暗色花纹，胸前的双排扣一丝不苟地系着，脖颈上好似孔雀翎般花哨的领带非但不显得俗气，反而让他整个人的气质愈加显得高贵典雅，英伦十足。GUCCI 真该找他当品牌代言人。

女记者本来还挺愤怒，恰好这时他朝她眨了眨眼，目光流转，即便不说话，也意义非凡。

女记者顿时如遭雷劈般愣在原地，茫然地与他对视，等她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被保安赶出了会议室，领着朝电梯处走去。

电梯门打开的瞬间，女记者边走进去，边回头看着泽苍房地产总部高层会议室的方向，禁不住脸红心跳。她心想：泽苍这位大老板，真是与众不同，外加……名不虚传。

会议室里。

闲杂人等离开之后，留下四五个公司的高层。

衣着得体且长相精致妩媚的女副总起身倒了一杯热水，然后姿态优雅地走到最中央位置旁边，弯腰将水杯放下，客气而柔地说道：“金总，说这么多话一定累了，喝点水吧。”

被称之为金总的男人微微一笑，对美人投去致谢的眼神，随后端起水杯轻抿了一口。放下水杯时，他的薄唇带着潋滟的水光，但凡见到的人，很难不抱以遐想，仿佛不这样做，便是对这美色的不尊敬。

“金总，其实您何必让保安放那群人上来呢，他们不过是哗众取宠罢了，房价高又不是我们的错，那些小房地产公司整天为了多赚几毛钱哄抬房价，我们什么时候参与过？我们最新一期的开盘楼盘，每平方米的售价比他们的还要低了好几个点，真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不去报道一些我们的好，非要每天抓着我们不放，把我们当作那些小喽啰的领头羊。”

男高管义愤填膺，领带都松开了一些，看着似乎真的很生气。

只是，他的老板，金泽金总，并没有赞同他的愤怒和言词，而是直接转换话题，继续谈论那些人进来之前他们所讨论的问题。

“你们递上来的这三个投资方案字数太多了，一个方案就有三十几页，想让我看到什么时候？时间就是金钱，现在给你们一人两分钟，简单分析一下三个方案的利弊。”

金泽漫不经心地说着话，又抬起手腕看了看表，底下的人又不傻，当然知道老板这是不耐烦了。

他们老板什么都好，就是对开会这件事耐心不佳。要是对任何事都这样也好，可他在跟对手较量和经商计划上都非常有耐心，唯独在看合同、方案和开会上非常没耐心，仿佛文字是他的大仇人，别的老板都要求计划书尽量详细到每一个细节，可他呢？能简略就简略，最好三句话点名主旨，一份计划书超过三页纸就不想看了，更别提三十几页了。

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美女副总杜曼青咳了咳，第一个进行汇报。

“金总，我先说吧。我们这次投资的主要目的就是让泽苍的品牌显得更有内涵，不要让大家提到我们的时候直接冒出资本家或者吸血鬼这类的形容词。既如此，当然就要投资一些文化产业。我觉得书画行业是最好的。”杜曼青笑吟吟道，“我的计划是投资一个非常知名的画廊，很多知名书画家和那间画廊都有紧密联系，我们可以对一些历史名画、书法进行宣传、使用，甚至拍卖，据我估算，三个月就能回本，您觉得呢？”

杜曼青说完，期待地看着金泽，金泽靠在椅背上，展开双臂，手指拂过唇瓣，似乎思索了一下，但很遗憾，他并未露出任何或赞同或欣赏的笑容，只是点了一下头，看向下一个。

杜曼青有些失望，但还是望向了身边的同事，便是刚才义愤填膺的那个男高管。

男高管见轮到自己，马上将准备了好长时间的计划转换成最简练的语言描述给了老板，可惜，老板还是兴致索然，一副心情愈加低落的样子。

他不认同，甚至说，他是不满意的。

老板不满意，那可是大罪过。众人本来胸有成竹，这会儿突然就都忐忑起来。

最后一个投资方案，来自于金泽的特别助理周岩。比起其他高管，周岩最年轻，进入公司时间最短，但学历最高，曾在巴黎留过学。

发觉大家都将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周岩顿时感觉压力山大，硬着头皮说出了自己的计划，声音小得跟蚊子似的，充满了不自信。

“金总，我的方案，简单来说就是……我之前在巴黎留学时，常常去听音乐会、看芭蕾舞剧，最近国内本土的芭蕾舞团也发展得非常好，芭蕾高贵又典雅，跟我们泽苍要发展的定位很贴合，您觉得这个项目怎么样？”

周岩战战兢兢地说出自己方案的核心内容后，小心翼翼地观察着老板的表情，几乎连呼吸都屏住了。

还好，在众人以为马上要接到老板“一群没用的废物”这样的指责之前，他们看见老板脸上稍微浮现出了一点点兴味，虽仍有些意兴阑珊，可最起码不那么乏味了。

“芭蕾？”

他微蹙眉头，重复了这两个字，目光淡而远地望着周岩，并没在第一时间反对或 pass。

周岩稍稍有了点儿信心，翻开自己准备的资料站起身，恭恭敬敬地递过去说：“是的，芭蕾和音乐会一样，是上流社会和文化艺术界的盛宴。金总您看，这是我收集到的关于江城芭蕾舞团的资料，这个舞团的首席演员非常了不起，曾经是法国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的团员，那可是世界顶尖的芭蕾舞团，在巴黎一票难求，她是那个芭蕾舞团里的第一个中国人。”

金泽好像兴趣更多了一些，迟疑了几秒，接过周岩递过来的资料。

他百无聊赖地翻开资料，原本没什么太大指望，但在资料的第一页，他就看见了一张照片。想来，这位就是周岩口中那个似乎特别厉害的芭蕾舞者。

照片的背景很干净，黑色的幕布，白色的光影，穿着芭蕾舞裙的女孩微微弯着腰，双臂向下而环，脚背绷得笔直，尽管只能看见一个侧脸，却仍能感觉到那种朦胧而冷清的美感。

身材很好。

芭蕾舞的专业，对身材要求非常严格。身高需要超过一米六五，腿部比上身要长十二厘米以上，肩宽和胳膊的长之和要比身高长十二厘米以上。当然，最主要的是，你必须有芭蕾舞的天赋，还要有那种与其他舞种完全不同的气质。

金泽本来一副漫不经心、兴趣缺乏的模样，现在慢慢有了转变。

他的视线落在照片上女孩修长笔直的腿和绷紧的脚背上，顺着那一条线的弧度下来，真是让人看得心跳如雷，好像陷入了爱河。

他的视线慢慢转移，来到照片的最下方，盯着上面那一排字，看了许久许久。

那是用黑体字加粗而整齐地写着的一句很短的话，介绍照片上的人。

明明没几个字，却抓住了看字人的心。

“江城芭蕾舞团首席演员——许澄夜”。

“许澄夜。”

澄澈的，夜。

一听就很美很文艺的名字。

金泽慢慢勾起嘴角，盯着照片，露出一个志在必得的笑容。明明那样俊逸，却让一众下属看出了仿佛心理变态大反派的气场。

啊——他真的不太想对别人承认，其实，他是个足控。

作为国内最繁盛的直辖市，江城的夜晚无比繁华。

昂贵而抓人眼球的劳斯莱斯停在国际会展中心门口，今晚，这里将有

一场芭蕾舞剧演出，演出的是经典剧目《天鹅湖》，从车上下来的，正是来看演出的人。

“你们不用跟着，我一个人进去就行了。”

金泽将西装外套的纽扣系上一颗，回眸朝保镖淡淡地说了句，便头也不回地迈上台阶，朝会场大门走去。

几个保镖互相对视了几眼，有点担心老板这样招蜂引蝶的人独自出行会有危险，但老板的命令又不可违抗，他们纠结了一下，还是老老实实地回到车上，和司机一起到停车场等。

江城芭蕾舞团最近在国内的名气愈加大了，原因便是那位从巴黎回来时间不长的首席演员。在周岩进行了一系列描述和解释之后，金泽决定亲自来看看这位传说中十分了不起的舞者。

其实有个很现实的问题正困扰着金泽。

虽然说出来有些难听，但如果真的可以继续在巴黎发展，这位许小姐为什么要在自己还年轻的时候回国呢？当然不是金泽不爱国，而是当你到达一个专业的最顶端水平后，就很难适应这条水平线以下的情况了。周岩没查到许澄夜回国的原因，而将要投资一笔巨款到江城芭蕾舞团的金泽，决定亲自来找出原因。

当前时间是晚上七点三十分，金泽准时到达，在演出大厅外检票进入。看得出舞团很会待客，尤其是对于最前排 VIP 座位的观众十分热情，还有礼仪小姐一位一位的前来引路。金泽微笑着谢绝了漂亮姑娘想要送自己去座位的意图，视线转了几转，独自走进了演播大厅。

大厅内很安静，观众席目前还很明亮，倒是舞台上一片黑暗，挂着深红色的、天鹅绒的幕布。等演出开始的时候，幕布会被一点点拉开，观众席的灯光会熄灭，人们将会把视线全部投到舞台上，看这场高大上的芭蕾舞剧。

金泽的位置在最前面，他漫不经心地走着，视线在周围流转，观察着来看表演的人群。和他之前想的一样，观众个个盛装打扮，一派端肃，连一个穿牛仔裤的人都见不到。金泽满意地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抬起手腕

看了看表，心里默数“三”、“二”、“一”，观众席的灯光倏地黑了下来，音乐响起，演出开始了。

他对数字一向敏锐，能够准确地计算出任何约定时间，就连舞台上的幕布拉开需要的大致时间，他在心里也计算得八九不离十。

当深红色的幕布一点点被拉开后，舞台上亮起了一束光，穿着白色芭蕾舞裙的女孩在灯光下安然地静默着。她的胳膊腿细而长，一头乌黑的长发在脑后绾成一个发髻，发髻两边贴着雪白而美丽的羽毛，头顶上戴着精致而典雅的王冠。

因为座位离舞台比较近，金泽推了推眼镜，几乎能看清楚舞台上女孩的妆容。她的妆很淡，微微闭着眼睛，神情安静又清冷。当《天鹅湖》的音乐响起来的时候，她缓缓睁开眼，在观众寂静认真的欣赏中，一点点转动身体，脚尖轻盈地在舞台上回流转，身体仿佛没有重量一般。

这是《天鹅湖》里白天鹅变奏的片段，是一段独舞，时间在两分半钟左右。当她随着音乐从舞台的左边来到右边时，她的独舞便结束了。舞台的光亮又加了一层，这个时候大家才发现，舞台周围已经守候了许多精致的芭蕾舞者，但当他们全神贯注地看着那个女孩表演的时候，几乎没人发现其他人。

有的人就有这样的本领，当她站在那里的时候，你根本没办法把眼睛从她身上移开，好像她生来就是要被万众瞩目的。

金泽是在演出还没结束的时候离开的会场。

他的位置有多靠前，离开的时候就有多显眼。他走得那么从容，微微整理了一下西装外套，扶了扶眼镜，旁若无人而步伐优雅地离去。殊不知，这样的突然离场，自然也会吸引舞台上表演者的注意力。

许澄夜的目光从舞台边缘一点点移动到他身上，他走得毫无征兆，不曾接打电话，也不曾与人交谈，想不出他是因为何种外界原因离开的，那只有一种可能了——他觉得自己跳得不好，所以看不下去了。

许澄夜微微眨眼，男人挺拔而颀长的背影在光线昏暗的观众席上渐渐消失。她收回视线，随着音乐的节奏起舞、转圈，再次睁开眼睛时，已经不受任何打扰。

会场外面，周岩在接到老板的短信之后就跟司机和保镖们一起等在门口了。远远地瞧见金泽出来，周岩立刻上前迎接，金泽淡淡地瞥了他一眼，跟他一起下了台阶直接上车。上车坐稳之后，金泽便目视前方，对周岩道：“签了。”

周岩云里雾里地愣在那儿，一时没想明白老板要签什么，于是有点迟钝地问：“老板，您说的是？”

金泽不耐烦地看向他：“我的意思很难理解吗？可以跟那个舞团签合同了，这样说你明白了吧？”

周岩反应过来，有点不好意思地挠挠头道：“老板，这不能怪我，毕竟要投资一大笔钱，我以为您至少要考虑个把月呢。”

金泽笑了笑，目光透过车窗望向会场中心的方向，意味不明地说了一句：“年轻人，有些东西，看一眼就知道要不要这么做了。”

周岩似懂非懂地让司机开车离开，惹人注目的豪车就这样驶离了这里。他们不知道的是，演出结束后，演出的主角还来不及卸妆，便裹着大衣从会场里跑了出来，一步步走下台阶，目光在人群中搜寻着。

她白皙的手指紧紧地拉着衣扣，有些畏冷，但还是努力地寻找记忆中的那个背影，可惜，提前离场的人不可能演出结束后还留在这儿，他肯定早就走掉了，自己这样跑出来本就挺蠢的。

摇了摇头，许澄夜转身往回走，微凉的风阵阵吹来，她忍不住打了个冷战。她心想，晚上这么冷，明天大概要下雨了。

果然，第二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她发现外面在下雨，到处雾蒙蒙的。

她拿着伞，在门口迟疑了几秒，身后传来母亲担心的声音：“澄澄，下这么大的雨，要不今天就别去训练了吧？”

许澄夜回眸看向母亲，突然想起昨晚那个中途离场的观众，本来还有点动摇，瞬间就坚定了：“我得去，回国之后我有点疏于训练，好像退步了，我得补回来。”

许妈妈很担心，但她也知道自己拗不过女儿，只能由着她离开。

许澄夜撑着伞走出家门，她没开车，也不习惯让人接送，江城芭蕾舞

团的训练地点刚好离她家不远，所以大多时间她都是走着去的。

大概因为下雨，街上多了很多车。许澄夜住在江城比较老牌的富人区，她家小区附近还有一个新建的小区，从里到外都是怎么奢华怎么来，但很少有世家住在那儿，毕竟物极必反，过于奢华就显得土豪，没品位了。

金泽偏偏就住在这个小区。

当许澄夜撑着伞在雨中走的时候，金泽也撑着伞从小区出来，等司机来接他。

说来也巧，平常他的司机都是一大早就等在他家门口的，但今天因为下雨堵车，司机已经晚了好长时间，金泽等得不耐烦，决定先到路口再说。

他一只手撑着一柄全黑色的伞，一只手提着黑色的公文包，路上的行人都赶着上班，个个行色匆匆，金泽藏在伞下，倒也不怎么惹人注目。

走了一段路，他忽然抬了抬伞柄，狭长的丹凤眼透过眼镜片落在前面。不远处的公交车站附近人挤人，一个穿着黑色细带连衣裙，披着绒面长大衣，踩着黑色细高跟鞋的女孩举着伞慢慢走过，即便只是一个背影，衣着打扮和昨晚也不一样，金泽还是很快认出了她。

嘴角慢慢勾起，金泽撑着伞，一步步跟上前面的女孩，将两人之间的距离保持在一米半左右。他一直不远不近地跟着，雨滴滴答答地落在伞面上，又顺着伞角滴在地上，溅起水花，弄脏了他的皮鞋和裤脚，但他一点都不在意。

下着雨的街上，他这样跟着一个女孩，街上的人忍不住为前面的女孩担心，瞧着这家伙西装革履的，该不会是什么斯文败类吧？

还好，女孩很快就转了弯，走进了路边一间干净的建筑，躲过一劫。

金泽微抬视线，看了一眼建筑门头上的匾额，上面写着“江城芭蕾舞团”几个字，看，自己果然没有认错。

黑色的劳斯莱斯停在路边，戴着白手套的司机和周岩从车上下来，两个人一个替金泽打开车门，另一个上前接过他手里撑着的伞和公文包。金泽看了一眼那栋并不怎么新的建筑，毫不犹豫地上车离开。

上车之后，周岩坐在金泽身边，汇报今天的日程安排。他注意到老板

一上车便取出了手机，似乎正在查阅什么。他以为老板是在看自己发给他的日程表，所以汇报起来更加卖力了。可实际上……角度换一换就会发现，金泽的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是搜索引擎的页面，而搜索框和页面上标红的字是——许澄夜。

周岩什么都不知道，他尽职尽责地汇报完了老板今天的日程，笑着说：“老板，您看有什么需要我再跟您详细解释一下的吗？”

金泽缓缓抬起头，望向身边的助理，面不改色道：“非常好，不用了。”

周岩笑吟吟地点头，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也对得到老板的认可而沾沾自喜。但很快，周岩听见老板说：“你安排一下，晚上我要和那个舞团的团长吃个饭。”顿了顿，他特别强调道，“他们那个很厉害的首席演员，务必也要到场。”

周岩一怔，干巴巴道：“可是老板，您和刘总晚上的饭局已经推迟了四次了，再推的话，我怕刘总那边不好说。”

金泽没说话，只是盯着他保持沉默，周岩立刻眼观鼻鼻观心道：“好的，老板。没问题，老板。”

这个恭顺的态度才是金泽需要的，他满意地点点头，继续盯着手机看。而周岩呢，只能在心里泪流满面地想：所以说老板，您压根就没听我汇报日程吧！！

舞团里，许澄夜换了衣服和鞋子正在压腿，突然打了个喷嚏。她有点奇怪地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脸色并没有什么不正常，或许是昨天晚上有些着凉了吧……

第二章

你还能逃
掉 几 次

江城市阿玛尼专柜，柜姐们迎来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刻。

不是因为客人增多了，而是他们的超级大会员金先生来了。

据观察他晚上应该有非常重要的应酬，所以特别挑剔，试了好几套西装，虽然每一套他穿着都很好看，但他还是不满意。

站在镜子前，金泽看着深灰色的西装面料微微蹙眉，想起许澄夜的模样，本来还觉得这套衣服挺顺眼，瞬间就不喜欢了。

“再换。”

他简单地丢了两个字给造型师，造型师立刻任劳任怨地继续挑选去了。

其实金泽本身不是挑剔衣着的人，为了配合自己现在的身份，往日里都是造型师送过来什么就穿什么。衣柜里各种风格，适合各种场合的衣服都有，大部分都只穿过一次。

但今天因为有点儿不足为外人道的心思，他对衣服特别挑剔，以前他喜欢的风格，现在造型师配好了送过来，他都不满意。

造型师琢磨了半天，一撩头发，决定了！他拿了一套非常低调内敛的黑色天鹅绒西装直接冲向了金泽。其实，这种衣服金泽平时压根就不看，纯黑色，稳重又安静，没什么张扬的地方，非常不符合他嚣张的性格，也体现不出那种“老子天下第一”的气势。以前造型师是从来不会选的，但这次，当他气喘吁吁地拎着这套西装走到金泽身边时，金泽的目光终于有